

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

余树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

余树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

余树森 著

责任编辑:曾惠杰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60千字

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301-02067-8/I·282

定价:7.40元

目 录

上编 散文艺术流变

一	现当代散文艺术之比较·····	(3)
	1. 各自特殊的时代背景·····	(4)
	2. 个性与时代关系的不同处理与艺术形式上的 不同表现·····	(5)
	3. 开放型的横向的借鉴→散文艺术的多样化; 封闭式的纵向的继承→散文艺术上的单调感·····	(9)
	4. 文化结构的复杂性→审美层次的加深;文化 结构的净化→审美层次的减少·····	(12)
二	现代散文理论建设与发展·····	(16)
	1. 现代散文理论的萌芽与成长·····	(17)
	2. 现代散文理论的繁荣与论争·····	(22)
	3. 现代散文理论的成熟和深入·····	(31)
三	20世纪中国女性散文艺术综观·····	(35)
	1. 二三十年代女性散文之艺术品格·····	(35)
	2. 40年代女性散文之艺术品格·····	(39)
	3. 五六十年代女性散文之艺术品格·····	(41)
	4. 80年代女性散文之艺术品格·····	(42)
四	当代散文之艺术嬗变·····	(48)
	1. 第一次审美建构·····	(49)
	2. 第二次审美建构·····	(67)

五 当代散文的审美反思	(77)
1. 反思之一:散文要“悟道”	(77)
2. 反思之二:语言要能“化”	(79)
3. 反思之三:行文要“随意”	(83)
六 当前散文的自我超越	(85)
1. 审美观照与艺术感觉之超越	(85)
2. 创造意识与表现形式之超越	(88)
七 近年散文现象的思考	(93)
1. 人生:近年散文的热门话题	(93)
2. 散文创作上的“理论干预”	(99)
3. 小说家散文:散文革新的一个重要参照	(104)

下编 散文之艺术创造

一 个性篇	(113)
1. 散文的艺术魅力	(113)
2. 散文的抒情性	(118)
3. 散文的尖锐性	(125)
4. 散文的自由性	(128)
5. 散文的精粹	(132)
6. 散文的真味	(135)
7. 散文的野味	(137)
二 修养篇	(140)
1. 作者应是人格美好者	(140)
2. 作者应是“思想家”	(147)
3. 作者应是“收藏家”	(150)
4. 作者应是“自己园地”的耕耘者	(151)
三 思维篇	(159)
1. 散文创作的灵感	(159)

2. 散文创作的初感	(175)
3. 散文的艺术构思	(178)
4. 散文家的吟味力	(190)
四 构成篇	(197)
1. 散文的选材艺术	(197)
2. 散文的结构艺术	(213)
3. 散文的描写艺术	(226)
4. 散文的语言艺术	(244)
五 文体篇	(266)
1. 散文的文体美	(266)
2. 文体美之构成	(273)
3. 周作人的闲谈体	(277)
4. 朱自清的抒情文体	(282)
5. 冰心的“小诗”体	(285)
6. 梁遇春的随笔体	(289)
7. 徐志摩的自由体	(295)
8. 丽尼的“独语”体	(299)
9. 杨朔的“诗化”体	(303)
10. 秦牧的“杂文”体	(306)
11. 刘白羽的政论抒情体	(308)

上编 散文艺术流变



一 现当代散文艺术之比较

我国当代散文,经过了一度的徘徊与探索,终于从狭窄、封闭的小天井里迈出了双脚。尽管它在近几年取得的成绩还不够令人满意;但是,它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众所周知的,即个性的成分增强了,文体趋于自由了。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国二三十年代的散文艺术。似乎这条艺术之流,而今又从泥沙淤塞、草蔓掩蔽中泛出了清漪绿波。是的,我们读近年一些散文,感到它们的个性和气质,既是如此地新鲜、陌生,又是那样地似曾相识,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复杂的历史必然。因此我想:如果我们将现当代散文在其各自特定的历史背景上所产生的艺术特征加以比较,从中考察各自的优劣长短及成败得失,必将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散文艺术传统的借鉴,进一步促进当代散文艺术的发展。

现代散文,一般认为萌芽于1918年《新青年》所发表之“随感录”。但作为抒情散文(或曰小品散文)的发生与繁荣,却是在二三十年代,它在艺术上的主要成就及特色,也自然表现于此一时期的作品里。至于当代散文迄今三十五年的历史,尽管不少论者曾依据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曲折,将其分作若干时期;但是,若从散文艺术本身来考察,则不能不承认:自建国直至70年代末,当代散文在观念上,表现方法上,艺术技巧上,美学风格上,大体保持着统一的倾向;这种状况,至80年代始有较明显之变化。因此,本文在作现当代散文艺术之比较时,既以五六十年代之散文创作为主,又兼顾到80年代以来的散文状况。

1. 各自特殊的时代背景

现代抒情散文，或曰小品散文，它的发生和繁荣，正值“五四”运动由高潮转入落潮时期，即所谓“苦闷的时代”。冰心、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落华生、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徐志摩……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抒情小品写作，成为现代散文名家的。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封建黑暗势力的重压，文化阵线内部的分化，使得广大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的个性解放斗争，由原来的面向社会的猛烈抨击、尖锐批判，而趋于个人的思索与自省，使他们的抒情小品，也便带有更浓厚的“自我表现”的色彩。另一方面，虽有反动势力在政治上的压抑，但是，思想文化上的开放与自由，不仅没有被遏抑住，反而比先前更加深入而活跃了，随着出国留学人次的增多，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大量输入，特别是欧美散文及其理论的输入，进一步开扩了我国现代散文家的视野，给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注入了新的成分，使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方法，由“封闭”式的、单纯的，变作“开放”的、多层次的。因此，可以说，现代抒情散文艺术的基本特质是：个性的、开放的、多层次的。

当代抒情散文艺术是在我国政治上、思想上空前统一、稳定的时期发展起来的。从 30 年代起，就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由追求个性解放，转变到争取民族的、大众的解放。在严酷的实际斗争中，经历艰苦的锻炼和改造，使自己的个性、思想、情感，逐步向人民大众靠拢。自然，抒情散文创作，也便由以“自我表现”为主的“个人的”抒情，演变为以反映大众斗争生活为主的“社会的”、“时代的”记录。建国后的散文创作，基本上这一“演变”的继续。在文化思想方面，自 30 年代开始，那种“拿来主义”的“西方热”，已经逐渐衰落。建国后，我们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方针指导

下,对于西方文化,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有选择、有批判的态度,可以说,处于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中。这就必然造成当代散文作者视野的狭窄,文化心理构成的单纯,审美层次和趣味的浅薄,从而导致抒情散文艺术在创作方法、流派风格、品种样式、表现技巧诸方面的单调。可以说,同现代抒情散文艺术相比较,在五六十年代里,当代抒情散文艺术的基本特质是时代的、封闭式的、单纯的,进入 80 年代后,这种特质在逐渐发生变化。

2. 个性与时代关系的不同处理 与艺术形式上的不同表现

抒情散文,既是时代的,又是个人的。因此,如何处理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抒情散文创作的重要课题;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当代抒情散文艺术表现上的差异。

如前所述,现代抒情散文,出于时代的历史的原因,一开始便受到“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理论的影响。“自我表现”之含义有两点:一是写自己最熟识的东西;二是广敞心灵,不避个性,真实、坦白地写。在我国现代散文家们的理解,就是:“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瞿秋白《赤都心史·序》);“在平凡的小小事物上”,“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冰心《全集·自序》);就是“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言自己之“志”,“载自己的道”(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就是要“一切都是以个人的主观发出来”,使人读其文便能够“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胡梦华《絮语散文》)。一句话,就是要写自己的亲感至诚、真知灼见。我想,只要作者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只要他的心灵同时代潮流、人民命运息息相通,这样的“自我表现”,就自然会折射出时代的影迹。“自我表现”,并非是选材上的藩篱,似乎是只能书写个人身边琐事;而是抒情散文的表现方法,即一切观察、体

会、思索皆从作者自己主观出发,写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写的是作者自己沿幽僻小径,赏荷塘月色,排遣“不宁”心绪;但是,我们感到的却是像朱自清那样的一代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所共同的苦闷和隐忧;而他的《执政府大屠杀记》,虽然取材是举世震惊的“三一八惨案”,可是,那字里行间又无处不深刻地表现出作者自己的人格与个性。

可以说,现代抒情散文重在“自我表现”,通过“自我”,自然地显现出时代的折光。与之相比,当代抒情散文,更自觉地注重对时代的表现,提出“时代精神与个性特征融合”的口号。这无疑是正确的,是有益于抒情散文健康发展的。但是,由于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左”的思想的干扰,因此,在散文创作中对“自我表现”,不加具体分析地完全持批判态度。散文创作从选材、构思直到语言,一切都从表现时代精神出发,并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个性中“与时代稍有出入”的东西上。在这方面,现代抒情散文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自由,作家们“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而是受时代的影响,发生着“自然的变化”,在此变化过程中,并不故意掩盖那“与时代稍有出入”,乃至相去甚远的东西(引文见刘半农《半农杂文·序》)。正是因为这样,其抒情才使人感觉分外地真挚亲切,其对时代生活的折光,也才能那样五颜六色,丰富多彩。当代抒情散文创作,曾一度要求作家紧跟时代潮流,“抒人民之情”,唱出“时代的强音”。无疑,革命斗争的洗礼,时代的变革,使当代散文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个性与时代精神、人民之情,有了更多的融和统一。但是,毋庸讳言,其中也有“与时代稍有出入”的因素。对此,有些作者不是像现代作家那样采取“不妨保留”的态度,“藉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半农杂文·序》);而是采取自觉摒弃的做法,藉以表明时代之伟大(按:着重号系作者所加)。像杨朔所说,“我怕一写感情把非无产阶级的感情流露出来,就不妙了”(《〈三千里江山〉写作漫谈》)。更何谈“赤裸裸的”“个性的自

然流露”，这可能就是过去我们在读当代某些抒情散文时，往往感觉其思想正确，感情昂扬，时代精神鲜明，但却缺少一点那种推心置腹的真切感的症结之所在吧。这种状况，在 80 年代抒情散文的创作中有很明显的改变。在散文里，作者个性的成分增强了，而且同时代精神有着较好的融合。作者努力从自己的亲感至诚出发，重内省，重思索，重坦率，写出独具的感情和见解。虽然它也写坎坷、沉思和痛苦，但它给读者的并不是消沉悲观和忧伤。它既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小品文”，也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它是 80 年代作者个性的写照，心灵的自白。

现当代抒情散文，在个性与时代关系上的变化，必然带来其表现形式与文体上的不同。

在选材上，二三十年代抒情散文以个人的“亲感至诚”为前提，而不“故意去写些完全”为自己所“不知道不经验的谎话”（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当代抒情散文则以“时代精神”强弱为准则，所写并非全是真见至感。因此，现代作家喜谈“身边琐事”，借助平凡“小事物”，表现人生中的“大课题”；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在取材上多着眼于“国家大事”，通过“时代激流的浪花”，反映时代生活面貌。所以现代散文在题材上，表现出“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的广阔性；而当代散文的题材则比较狭窄：“谈天说地谈得远一点的，像知识小品、旅行记，三言两语的偶感录，私人的日记书简之类，就几乎没有”（秦牧《散文领域—海阔天空》）。当前散文的选材，冲破了种种禁区，又走上空前广阔的天地。

在构思上，构思活动，起于灵感出现，止于布局谋篇。二三十年代的散文重“即兴”，重“会心”，宇宙中的某一物、一事、一景、一象，触发起作家思绪的浮动，产生出物我融通的“会心”之趣，其文思大有“不求还自得”之妙。然后，依个性、情绪的“自然流露”而“顺势”成文，不少作品，像郁达夫的《还乡记》、周作人的《山中杂信》、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你

很难找出其中心思想和结构痕迹,似乎作者在行文时,并不注重什么“立意”、“中心”、“起、承、转、合”之类,只是有感而发,信笔而书,只求“统一的情调”,只凭“兴感的联络”。

当代散文,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其灵感的获得多属“自觉”,即在定了题目之后,在对旧经验的“演绎”过程中而产生的“心头一动”,继之以“反复思索”而“立意”,再根据“立意”去“找材”和“剪裁”,有时还需要“提炼”(虚构)出一个细节,作为思想感情的“凝聚点”(自然也是“放射点”),然后使构思的轮廓得以形成。这种重炼意、重“立意”、“找材料”、“拟细节”、创造“意境”的构思活动,是当代抒情散文艺术构思的一个较有普遍性的特色。刻意于意境的创造,便自然要求结构上的严谨。在这方面,当代抒情散文,师承我国古典诗文之传统,讲法度,讲布局,下笔之先,便根据立意去“营造法尺,规矩方圆”,力求做到“首尾相应”、“开阖顿挫”、“起伏跌宕”,“在人工中求自然”,“于统一中求变化”,颇有我国古典园林结构布局之趣。

在文字表达上,现代抒情散文提倡一种亲切、自然的“谈话风”。朱自清说:“这种谈话风的文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只要下笔的时候心里想着是在写信就行了”(《内地描写》)。作家不避个性,畅抒胸臆,夹叙夹议,娓娓而谈,其文体不论是冲淡如周作人,还是华丽如徐志摩;亦不论是清幽如朱自清,还是流美如梁遇春……,都写得那样自由流动,无拘无束,显示出“随便的涂鸦模样”,没有锤炼、推敲的痕迹,只有仔细考察,才能看出其“雕心刻骨的苦心”(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Essay与新闻杂志》)。当代抒情散文很重视文字上的精练。精练,这也是我国古典散文的一个传统。但是,现代散文家对于这个传统的继承是有保留的,他们认为,过于追求文字的精练便会束缚思想,因此,他们注意借鉴西方散文的自由流畅,形成精练与自由的结合。当代散文家,则在着意追求那种“丰不余一字,约不失一辞”的精练,很注重文字上的锤炼和推敲。

近年来,人们的审美趣味,逐渐转向对自然、朴素的追求。像说话一般的“歌唱”风的流行,就是突出的一例。在散文创作上,不少作家的文字,也由美丽、精练,趋向自然、朴素。其中像孙犁文章的明净自然;贾平凹笔墨的古拙亲切,都是很受读者赏识的。

3. 开放型的横向的借鉴→散文艺术的 多样化;封闭式的纵向的继承→ 散文艺术上的单调感

在“五四”前夕萌发的现代散文,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所受的直接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特别是在抒情散文勃兴的二三十年代,外国的(主要是西方其次是俄国和日本)散文作品及理论,被大量输入进来,其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对外国散文这种开放型的横向的借鉴,虽然也曾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所发生的积极作用却是十分重大的:它开拓了散文家们的眼界,变革了传统的散文观念,丰富了散文艺术表现的领域,促成了现代散文艺术的多样化。

当代散文艺术,在五六十年代,主要偏重于纵向的继承。其继承之“源流”主要有二:一是后期现代散文,即以记叙为主的纪实性散文;二是我国古典散文。如果将现代散文艺术的发展比作一条长河,那么,我们尽可将其划分为三段:它的“上流”,是从“随感录”到个人的抒情小品的繁荣期;它的“中流”,是个人的抒情小品与社会的“生活小品”相竞争而消长的时期;它的“下流”,则是时代的、记叙性的散文的发展期。建国初期的散文艺术的“源头”,正是这现代散文艺术长河的“下流”。它们之间自然保持着极相近的艺术特色:取材于现实斗争,着重于客观记叙,呈现出刚健风格。在对古典散文传统的继承上,不像现代散文偏重于“独抒性灵”;也不像“不拘格套”的“明人小品”;而是比较重视“载道”与“抒情”兼备,哲理与

意境皆佳的唐宋散文。无疑,这种纵向的继承,对当代散文艺术的发展和成熟,起到了积极而深刻的促进作用,刘白羽、杨朔、吴伯箫等的散文成就,就是有力的证明。但是,由于偏重在纵向的继承,轻视了横向的借鉴,就不能不导致当代散文艺术发展的缓慢以及色彩的单调。

首先,在艺术方法上。无疑,现代抒情散文主要的艺术方法,还是现实主义的;但是,除了现实主义一条路之外,还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等等多条道路,任散文家们自由驰骋。即使像鲁迅、瞿秋白、茅盾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并不拒绝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艺术的借鉴,如鲁迅的《野草》,瞿秋白的《那个城》、《一种云》,茅盾的《雷雨前》、《沙滩上的足迹》等,就是很典型的例证。

在五六十年代,摆在散文家面前的,似乎只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一条道路,什么“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等路子,早已荒废湮没,无人探索。

因此,在艺术表现上,现代抒情散文,必然因各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补充,而带来缤纷多姿的局面,而当代的一些抒情散文,也相应地会由于艺术方法的单一,而导致艺术表现上的单调。比如说:

在现代抒情散文创作上,不只注重一般的客观的描写和正面的表现,而且还十分重视主观情绪,乃至潜意识的自由抒写以及侧面的象征和暗示的表现手法。而在五六十年代抒情散文创作上,是以客观的描写、正面的表现为主。其感情的抒发,多系理智的,非幻觉、直觉和潜意识的自然流泄。虽然也有象征手法的运用,但那多属于“托物言志”的“比兴”,而不同于象征主义的“暗示”。如杨朔的《雪浪花》,以浪花冲击礁石,来象征千百万普通劳动者改造祖国江山面貌之精神;《茶花赋》,以童子面茶花,来象征繁荣昌盛之祖国等等,所象征的思想内涵既不隐晦曲折,所借助的形象又未被扭曲

变形。另外，当代抒情散文里尽管也曾有梦境的描写，像杨朔《荔枝蜜》中写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但这是个清醒的“梦”，理智的“梦”，现实主义的“梦”，不同于象征主义的“幻觉”。

当代抒情散文跨入 80 年代之后，艺术表现的路子，日益宽阔起来了。作为对过去长期“封闭”的一个反动，在小说创作中曾一度出现了“意识流”热，散文的行动虽然比较蹒跚、踟蹰，但是，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重视对“五四”散文艺术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国外散文的借鉴。宗璞的《废墟的召唤》、张抗抗的《地下森林断想》、张洁的《梦》、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冯骥才的《珍珠鸟》，……等等，或者抒写了幻觉与潜意识，或者使用了象征和暗示，给予读者以更多的想象和低回的余地。

在文体上，文体，包含散文的体裁（样式）与体性（风格）。现代散文家既勇于“拿来”，又致力“创造”，重在创造法度，而不在恪守法度，故尔使现代抒情散文之样式与风格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像抒情散文中的散文诗，抒情体、谈论体、冥想体、日记体、讽刺体、随感体、语录体……不能不说是受了西方散文诗、随笔的影响，融合了我国传统的散文形式而加以创造的结果。相比之下，当代抒情散文的样式则比较单调，其作品大都保持着传统的格局。自然亲切的“谈论体”，除秦牧外，鲜有为之；“冥想”的、“幽默”的小品，实不多见；私人书信或日记以及三言两语的“语录体”，几乎没有。品种、样式上的单调，一种相似格局的过多重复，都将会引起读者审美上的厌倦。至于散文的“体性”、“风格”，它当然是作家人格、个性的体现；但是，外界文化艺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现代散文家，不少人“采中西之长”，铸一己之“风”。如：冰心，她使“中文西文化，今文古文化”（赤子《读冰心作品的感想》），而创造了清新秀丽的“冰心体”；周作人的“平和冲淡”里，则又分明融合着英国小品的雍容美丽以及日本芭蕉和小林一茶之俳句的“淡淡苦味”；至于